

鲍尔吉·原野 乔叶

诚意推荐

用文字复刻大地的密码  
托起搁浅的精神之舟

# 树 与跑了

于亚群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shù  
树

gēn niǎo  
跟 鸟

pǎo le  
跑了

于亚群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跟鸟跑了 / 干亚群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39-5158-0

I. ①树… II. ①干…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3894号

责任编辑 童潇骁

装帧设计 水墨

责任印制 吴春娟

## 树跟鸟跑了

干亚群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绍兴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10

插页 1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158-0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自序

书桌上有一只碗，碗里养着一棵菜。这是从老家菜园拔来的菜，跟我一起进了城，成为一棵城里的菜。成为城里人的我，饭量比原来减了很多，吃菜也退步不少。于是，我想把菜养起来。可，菜找不到园子。城里只有公园与花园。城里的泥土很难见到，属于我的也就我老家十几棵菜所占的面积。进了城的菜，只能养在碗里。

面对碗里的一棵青菜，我得诚实。生活如此，写散文亦如此。我写了多年的散文，也出版了几本书，可总觉得不满足。很

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不满足是来自何处,似乎我还没有找到自己落脚的地方。

我总忧戚于自己的表达。对每一个从键盘上敲出来的字,我的内心既充满愉悦,又不无忧惧。我一直认为文字是有灵性的,它是带着某种使命与虔诚而来。我跟文字相处的时候,灵魂特别祥和。哪怕我写下自己的忧伤,写下自己的焦虑,我同样能获得安宁。我相信文字也不会弃我不顾。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文字对我灵魂的滋养,就像那棵养在碗里的菜,些许水与些许泥,都能让它保持生长的状态。

我并不是以写作谋生的人,每天要去单位上班,而我又不太喜欢坐车。我行走在大街小巷,看到了坐在汽车里看不到的场景,也目睹了坐在办公桌前遇不到的人——只能靠怀里那张身份证证明自己身份的苦力,向世俗弯腰讨生活仍满脸青涩的男女,坐在城里唯一有历史质感的城墙下替人掐算命运的看相人。他们似乎是生活的飘零者,或是落魄者,许多时候,我也以为自己跟他们不同,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优于他们。他们的日常,就是我的日常;他们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写他们,也就是写我自己。感谢他们,让我的写作重新长出骨骼,帮助我一边寻找,一边经营,用文字的城墙抵御来自内心的虚无。

还有一些篇章,是关于我的村庄,这个曾经让我想方设法逃

离的村子,我以为自己完成了对一眼望到底的生活的挣脱,用学业上的努力修改了农民的身份,可是,当我的精神之舟在城里搁浅时,村庄依然赋予我力量,允许我在一次次的虚妄中复制来自大地的密码,使我在困顿时仍能想到肩膀,想到情怀,想到憧憬。尽管,村庄的寂寞已无可回避,但规矩、习俗仍像一根红绳一样穿起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这将继续见证我的努力与坚持。

## 【目录】

- 001 屋檐下  
014 草语  
030 过年蓝  
044 影子飞逝我不动  
060 指迷  
  
086 补课  
101 纸水杯  
121 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出小鸡  
140 介入  
  
161 树跟鸟跑了  
181 空缺  
200 午后之内  
219 障碍  
  
237 一棵梅子树  
254 须臾记  
274 去向不明  
291 遇见

## 屋檐下

我在屋檐下闲坐，有人来敲门。

我趿拉着拖鞋，吧嗒吧嗒去开门，是阿珍婶婶。她一见我，满脸的皱纹立刻绽成一朵南瓜花，笑容里带着讨好的成分。

我请她进来，她扭捏了一会儿，才怯怯迈进院子。

阿珍婶婶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屁股，家里有一把特制的竹椅子，像半张竹榻。那是她家的荣耀。一个女人如果走起路来屁颠颠的，别人的目光即使紧跟着她，也无法笼罩她的屁股，这个女人的“坐家门”就极好。意思是旺夫。



阿珍婶婶已年过六旬，一头霜发，身子也略显佝偻，唯一还没有老去的就是她的屁股，看起来仍然很鼓实。我跟在她后面走，脚底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颠簸感，似乎阿珍婶婶的屁股给我打着节拍。阿珍婶婶有意提高嗓门，喊我母亲。母亲在里面接过她的招呼。很快，阿珍婶婶颠进了屋里。

如果屋檐下坐的不是我，那么坐下的就是她跟母亲。她们会在屋檐下聊半天，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在家长里短中起承转合，在各自的生活境遇中平平仄仄。她们有主见，她们也碎舌，在别人的非非里坚持着自己的是是。待暮色四合时才散场。离开时还不忘记拍拍自己坐过的竹椅，似乎拍打刚才说过的那些话——你就留在屋檐下。

邻里串门，其实串的是屋檐下。既有进了邻居家的意思，又可以随意自在，咳嗽、吐痰、擤鼻涕，一点都不用在意。讲究些的，几声重咳嗽后，一口浓黄的痰液，朝道地夺嘴而奔。不讲究的，叭，一口痰吐在了凳脚边。说着说着，清水样的鼻涕来了，用手一捏，朝墙壁上一摔，或朝凳脚一抹。来人不介意，主人不计较。不就屋檐下嘛。

女人坐在屋檐下喜欢窃窃私语，一个悬着半个屁股，一个倾着身子，只差脸撞脸了，其实同坐一个屋檐下还能远到哪里。可女人聊天就喜欢这样。女人说话的内容全在表情上，有蹙着眉

的，也会噘着嘴的，脸上半晴半阴，一会儿喊喊，一会儿喳喳，有时提高嗓门，噼里啪啦，陈芝麻烂谷子都倒进了锅里。偶尔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也不知她们的情绪什么时候拐弯的，把站在门前电线杆上的麻雀惊得惶惶而逃。屋檐下的女人，她们聊的内容杂七杂八，而笑声是实打实的，全无杂质。

屋檐下的男人坐在条凳上抽着烟，脚边放一杯茶。他们一口烟，一句话，像庄稼一样，一垄一垄地过去。有时，大家沉默着，嘴里的烟嘶嘶地燃着，似乎烟与烟在交流。他们从不为一个话题来串门。那些习惯了用力气向大地讨生活的男人，肚子里的内容比嘴巴更胜一筹。屋檐下的烟蒂散落一地，而他们的话还没有被扫拢在一起。

狗蹲在主人的脚边，吊着舌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外面，有陌生人走过，立刻起身，吐出一串汪汪。主人呵斥一声，狗又重新蹲下来，把脑袋趴在前爪上，似乎有些尴尬。它的窝，就在屋檐下的一角，靠着墙壁。村里的男人喜欢赌，也喜欢打赌，他们的赌都在屋檐下，外面是明晃晃的太阳，把赌的内容照得透亮透亮。

村里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念阿弥陀佛，嘴巴嚅动着，手里捧一只盒子，里面躺着一串佛珠。老人们后半生几乎在屋檐下度过。一个老人健不健在，屋檐下几乎是一个证明。他们不念

佛的时候,靠着屋檐下的墙角晒太阳,晒着晒着,打起了瞌睡,口水慢慢地从嘴角流下来,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似乎翻晒着他们的回忆。

村人闲聊爱在屋檐下,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不过现在在屋檐下再也找不到成堆的黄豆秆或油菜秆,以及七七八八的杂物,只有农具还一如既往地靠在墙壁上,旁边有时站着一只坛或一只缸,里面腌着菜。

村里有一句老话:三天勿吃咸菜汤,两只脚骨酸汪汪。那一只只缸或坛里腌出来的就是咸菜。从医学角度而言,咸菜属于腌制食品,长期或过多食用对身体不利,里面有太多亚硝酸盐。我无意跟医学争论,这跟村里的男人打赌一样没有标准,只能是样本量的不同而已。我只能说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咸菜缸,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生活拮据的时候有,现在生活改善了还是有。就像过日子,穷过富过,到底还是一样过。

我重新坐到竹椅子上,屁股下吱嘎一声。竹椅上了年纪,都会有这个特征。似乎竹椅的老去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人的过往,包括身体上的衰老一起嵌入它的片片与条条里。这把小竹椅,在家里估摸着已经有十多年了,似乎一直被摆放在屋檐下,有人来了,母亲忙着从屋里端椅子,而来人早已坐在了上面。我

来了,也喜欢坐在上面,双手搁在膝盖上,头或勾,或抬,见天,见云,感觉很自在。

一棵枣树前年从院前移到了院西,去年下了一场暴雪,此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枝杈杈,背景是淡蓝色的天空,让人不由联系到龟甲兽骨上的撇捺横折。旁边是一棵柿子树,像是挑衅似的,一身茂密。再过去是一棵梨树,已经开过花,带着浅褐色的叶子一簇一簇地抽出来。下面蹲着几只鸭,呆头呆脑地伸着脖子,冷不丁地吐出一串嘎嘎。我有时想解读它们的叫声,可它们饥饿时是嘎嘎,饱食后也是嘎嘎,不多不少,但是傍晚进鸭舍时那嘎嘎声里带着些许陶醉,声音低而碎,充满着撒娇的意味。倒春寒的时候,它们还小,母亲把它们装在筱笼里,下面垫着我们小时候穿过的旧棉袄。筱笼靠在屋檐下的墙壁角落里,外面套着一只旧麻袋,非常保暖。数只母鸡正专心致志地在柿子树底下刨食,头上的一撮红肉肉一颤一颤的,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非常实在地传递了母鸡心无旁骛的信息。

墙头露出隔壁邻居家的一棵橘子树,从我这儿望过去,橘子树似乎是攀着我家的墙头。偶尔有几声鸟叫,短促,清脆,像是往空中洒了一把碎米。不用猜,那肯定是麻雀。村里人似乎不太喜欢它们,庄稼地里扎的稻草人,专门吓唬它们。也有人喜欢它们,只是喜欢吃它们的肉,用自制的气枪打,也有用竹筛支起

来,下面撒些碎谷,等麻雀飞下来的时候一拉,飞进去的多半逃不出来。这跟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叙述的一模一样。

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麻将(雀)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至于怎么样的好东西,我并不晓得。好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村里有一位姓钱的伯伯,患有重度哮喘,长年上气不接下气,像一架破风箱,呼噜噜,呼噜噜。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说是麻雀酒可以治疗哮喘。于是,钱伯伯的儿子一有闲就打麻雀,白天背着自制的气枪在村里逛,一见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便猫下身子,砰砰,总有几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晚上,他用手电筒照竹园,那里藏着许多过夜的麻雀。别看麻雀白天灵敏得很,一到灯光下,它们就变得木乎乎。钱伯伯的儿子一个晚上可以打好几串。他爹吃不了那么多麻雀,他就晒麻雀干,跟萝卜干似的,然后浸泡到酒里。冬天的时候,他每天舀小半碗的麻雀酒给他爹喝。他爹的哮喘后来好过一阵子,脸色也红润起来,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过世了。他儿子哭得很伤心,悲痛欲绝的样子。村里的赤脚医生吴医生私下说,他爹就是死于那些麻雀。别人不解。吴医生涨红着脸,搓了半天的手,嘴里没吐半个字。

不过,有一种鸟,村里人是爱护的,甚至是溺爱的,那就是燕

子。如果燕子选择了你这户人家筑巢,意味着给你带来了吉祥。有的燕子把巢筑在屋里的栋梁上,燕子飞进飞出,这门大白天是敞开着的,到了晚上燕子在巢里唧唧,再唧唧,门才轻轻关上。也有的燕子选择屋檐下,它们忙它们的,衔泥觅草,垒窝孵蛋,在屋檐下履行着燕子们的日常。邻居在下面喊喊咻咻,燕子在上面叽叽喳喳,他们与它们各自热闹,并不觉得谁打扰了谁。

我喝的茶,是父亲茶杯里匀出来后再倒了些开水。父亲喜欢喝浓茶,茶杯积满了茶垢,也不让我洗。对他而言最奢侈的是买一百块钱一斤的茶叶。他认识一个固定的卖茶叶老人,隔一段时间去那儿买二斤,从不还价,然后骑着破自行车咣咣咣回来。有时我给父亲一包所谓上好的茶叶。父亲并不领情。我一急,说,这茶叶很贵的。父亲说,傻瓜,你以为贵的都是好的?长这么大了,还在坚持这种道理。我有些委屈,又羞愧无语。

在物质层面,我跟父亲一直有摩擦,他见不得我大手大脚花钱,如果我哪天口出狂言,说这点钱算什么时,父亲会勃然大怒,一改他沉默寡言的性情。这点上,父母的观点高度统一,只是母亲以节约钱为主,而父亲则不是。他是希望用俭来修身养德。在他眼里,一生只有两个字:舍与得。他说,其实得很容易,舍最难。我惭愧自己大多时候在为得而努力。

我默默呷一口茶。屋里也响起呷茶的声音,咕噜咕噜。父

亲喝茶的声音很响,包括吃饭。这点常惹来母亲的讥笑。他们互相为对方的生活理念争执了大半生,到老了,才不得不和解。他们年轻时吵架的情形,我忽然想不起来了,似乎父母恩爱了一辈子。虽然,这是我替父母虚构的爱情,可我又觉得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眼下的相守已经足以匹配我的虚构。过去的种种不快,似乎跟他们没有直接关联。

所以,我回到家里喜欢坐在小竹椅上,还跟从前一样,不敢坐到父亲的对面去。这是他的规矩,女孩子不可以坐到父亲的对面,包括吃饭时也是如此,我只能坐到旁边,父亲的对面永远是母亲。我不晓得父亲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不过,我接受他的规矩,遵循他的规矩。父亲说,孝顺,以顺为先,孝才是其次。我坐屋檐下时常常想到这句话,但又想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

坐在屋檐下,听雨,也观雨,雨水顺着瓦缝,滴滴答答,像是哄下来似的。雨声让一切安静,安静得整个村庄像是打瞌睡,而人是醒着的。父亲抽烟、喝茶,母亲念阿弥陀佛,有时也剪纸花,鼻梁上搁一副老花镜,手握小剪刀,神情专注地较着手里的一张红纸。剪纸花是母亲晚年学会的,从属于她的阿弥陀佛。我说那是民间艺术。母亲不懂,只知道她剪的纸花是供菩萨的。一天天地剪下来,积累起一大沓,在做祭祀时投入旧铁锅中,连同她平时念的经忏一同被火焰舔了,然后坚信菩萨一定收到了她

用心剪出来的纸花。

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皮，一下雨就爱穿她的雨鞋，手持一把黄色的油纸伞，背着她出去转悠。回来的时候必定是一身泥泞。雨天洗衣服特别麻烦，且又不容易干，所以一到雨天，母亲就会把雨鞋藏起来。可我总能找到，趁母亲不注意，呱唧呱唧出了门。果不其然，我滑倒了，屁股上、手上全是烂泥。母亲有时会斥责几句，有时打我几下。我虚张声势地叫几声，配合着母亲的拍打。如果我不这样，母亲会认为我没记性。

然而，我的记性并没有让母亲感到满意。母亲的生日，我总记不住，倒是父亲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母亲叮嘱过的事，我丢三落四，有折扣地完成。母亲交代过的活，我马马虎虎，其结果不尽如人意。母亲自然不开心，隔着电话数落几句，不痛不痒，已没有以前呵斥我时的那种力道。有时我嫌母亲唠叨，会顶撞几句。事后觉得后悔，赶紧打电话过去，若无其事地跟母亲在语言上亲热一下。母亲偶尔也记我的仇，故意在电话里恶声恶气，但大多数时候她记性不太好，早已忘记了我顶撞过她，或没把她的事办好。

母亲埋怨自己记性不好，应该有十多年了，比如手里握着一串钥匙，一边火急火燎地寻找钥匙；又比如自己把藏钱的地方忘记了，却责怪父亲没看好家。诸如此类的事经常发生。所以，一



旦母亲怀疑丢钱少钱的时候,我们无一不讥笑她肯定又把钱藏没了。但有一天这样的事也会降临在我身上。

翻开一本旧书,上面明白写着购于何时,又是什么时候阅读完毕,可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书中写了什么。书里有我画过的地方,也有我写在书角上的文字,隔了一段时间后它们与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努力回忆着当时阅读的情形,那些带着狂草气息的字体,似乎印证着我被思想充溢的快乐。也就仅仅过去了一些日子,我竟然忘却了我曾经的阅读心境。我翻看着那些被我画画写写的书,一种悲怆蓦地抓住了我的心。而我却是那么的无奈,怎么回忆都无法体会当时的读书之景。

街上偶遇熟人,对方跟自己打招呼,那人的名字似乎就在嘴边,就是叫不出来,不得不含糊地应付。有时过了三四天,才突然记起来那人叫什么。我现在最怕遇见几年才会碰一面的人,那种尴尬令人窘迫,实在不甘心被记性击败。按照医学解释,人的记忆力来自大脑的海马体,位于脑颞叶内。这像小海马一样的器官承担着我们人类的记忆及空间定位。如果这匹小海马受损,人的记忆就会严重破坏。我的小海马目前还不至于受到损伤,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它散发出来的一种类似于老人身上的气息。

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阅读杂七杂八的养生书,按照书的说